



恩情长似金江水

秦 兵 著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恩情長似金江水

(漢文版)

※

四川民族出版社編輯出版

成都人民中路

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※

開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\frac{3}{4}$ • 字數8,000
1960年3月第一版 196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500 定價: 5分

統一書號: M10140·40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通俗的文藝讀物。它反映了在我省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解放軍官兵，模範地執行着黨的民族政策，與廣大藏族勞動人民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關係。他們除了執行戰鬥任務外，還幫助當地藏胞搞生產、修水利、防治疫病等工作。使得軍民關係十分和睦和融洽，博得了廣大藏族人民的愛戴和擁護。但是，有少數的上層反動分子有意的來挑撥民族關係和破壞民族團結，但在覺悟了的人民面前，他們終於遭到了失敗。

本書文字通俗易懂，適于工人、農牧民和一般讀者閱讀。

I 247.7

595

恩情長似金江水

秦 兵

春天，金沙江水卷着融冰，在朝陽的照射下，發出閃閃的銀光。江水伴着陣陣東風徐徐地向那積雪的遠山背後流去。看來它是那樣的平靜，好似一條帶子在那蓊郁秀麗的山谷間飄蕩。

渡口上擺渡的老人，滿心歡喜他現在有了固定的職業。自從人民解放軍來到這裡以後，他就結束了過去那受人剝削壓榨的悲痛生活。在幸福溫暖的日子里，他完全成了一個嶄新的人，每天都興致勃勃地為過往的行人擺渡，生活過得安閑而舒適。特別是解放軍把那破旧的牛皮船換成木船以後，往返的行人就不再會有葬身魚腹的危險了。確實，牛皮船不知要了多少人的生命。這些往事終於象金沙江水已一去不復返了，怎能不使他高興呢！

天剛亮，他就總是在船上擦拭着船板，檢查船身。突然，他抬頭看見了一位年青的姑娘向渡口走來，定神一看，他不禁笑眯着老花眼喊：“曲真，這麼早就過江去嗎？”

“不，大叔，我是來江邊玩的，也順便看看你。”姑娘說着話走上了小船，坐在船頭的木板上；並從懷里掏出了一包鼻煙交給老人：“大叔，這是我昨天為你磨的。”老人笑着接過姑娘送來的鼻煙，隨即習慣地倒了一點在手指甲上，用鼻子深深地吸了一下。鼻煙濃烈香味的刺激，使他更加高興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總要贊嘆他的晚年太幸福了。現在，一切都是新鮮的，山村、河谷、田壠，甚至整個大地都格外顯得美麗和迷

人，生活和工作也有了可靠的保證。他深深地記住：這一切都是毛主席、解放軍帶來的呵！再當他一看見曲貞姑娘健美秀拔的身軀和整齊樸素的裝束的時候，他又想起了那一年前的事：

曲真是一個能歌善舞、勞動出色的姑娘，村里沒有一個人不誇獎她的。曲真從前的生活，也同其他窮人家的孩子一樣苦。出世不久，封建頭人就逼死了她的父親，她和阿媽二人相依為命。在她很小的時候，因為放丟了一頭喇嘛寺的牛，竟被喇嘛寺誣為“小偷”。那些狠心的家伙把她打得死去活來，但她始終沒有屈服。誰不說她是一個“硬骨頭”呵！

一個早晨，擺渡老人降錯剛上工不久，曲真的未婚夫登珠突然來了，說要過江去請喇嘛。按規矩一船不能只渡一個人，降錯便要他稍等一會兒。誰知登珠竟焦躁起來，說：“降錯大叔，並不是我願意違反渡口上的規矩，因為曲真病得很厲害呀！”曲真病了，他幾乎認為是聽錯了話。那麼一個結實健壯的姑娘竟會病了嗎？前些日子，她不是還和解放軍同志一起修水渠；干起活來，不說姑娘，就連解放軍的同志有時都比不上呢！

“登珠，她是不是修水渠累壞了？”降錯急切地疑惑不解地問。

“不”登珠急忙解釋，“她是肚子疼。看樣子痛得很厲害，還吐個不止。”

降錯見登珠十分着急，便說：“既然很厲害，那就去請解放軍的‘門巴’（注一）看看。他們不但治好了許多小孩的病，而且還治好了‘孔莎’家（注二）多年治不好的病！依我看你就別去請喇嘛了，免得他們又趁念經的機會向你要這要那的。”

登珠瞪大兩眼：“大叔，不找喇嘛‘治病’怎么行呢？你想

菩薩不保佑人還能活嗎？”降錯本來还想勸勸他，但看他那股愣勁，恐怕無用也就讓他去了。

登珠去后，降錯总想回村看看曲真的病勢；但渡口上又离不开。整天，他都盼望着早点收工。

终于挨到黄昏了。一到曲真家，他發現屋里空蕩蕩地只曲真一个人，躺在牆角里縮成一团；旁边放着一盞黃豆样的酥油灯，灯光不停地在風中搖擺。他很奇怪曲真的阿媽加芝上那里去了，怎么丢下一个病人不管呢！正猜疑間，曲真象說了句甚么，顯然，她發現降錯來了。当他走近她的身边时，覺得脚下很滑，借着豆样的灯光看得出是曲真吐的。再一看她的面容时，降錯不禁大吃一惊：怎么才几天不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！她那双大眼睛已深深地陷进眼眶中了，臉黃得就象一塊陈酥油。盖在身上的牢衫（注三）大概是她肚子痛的緣故已被揉成一团了。降錯一面替她盖好，并一面叫她，只見她微微睜开两眼点了下头。看那难过的神情，降錯不禁低声安慰說：“不要緊，孩子！你好好休息。阿媽呢？”她吃力地嚙着咀示意，她媽在里間房里。接着他又說：“大叔來就是要和你阿媽商量一下，千万别着急，你的病一定能很快好的。”說着他再替她盖了下身上的牢衫，就向里屋走去。

一进门，就看見加芝和登珠低头跪在地上，一个江东寺的喇嘛坐在靠牆的神座旁，有气無力的在作“法事”。一个人也沒动，只有喇嘛眨了一下他那浮腫的眼皮，仍旧象个蚊子一样嗡嗡地哼着經文。为了曲真早日恢复健康，降錯也在那里为她默默祈禱。

四周靜靜的，只有喇嘛的念經声和窗外的風声相呼应。時間过了約有一頓飯的功夫，降錯被曲真的嘔吐声驚醒了，他立即退出經堂。一种無端的煩惱糾纏着他。看見曲真吐得很厉

害，他撮了一些灰，又找了个小盆放在她身旁；然后才坐下来闷闷地吸着鼻烟。心里躊躇着：“喇嘛真的能治好她的病吗？难道他能抵得上解放军的‘门巴’？不！……”

“謝謝你！我們全家給你磕头了。”这是加芝的声音，降錯也高兴地想：“法事总算作完了。”



“但愿菩薩保佑罢！菩薩顯灵曲真的病这下总算有救了。”这是那个喇嘛的說話声，末尾还夾着一陣好笑。

“你休息吧！我們給你拿茶來。”加芝說着和登珠一先一后的走出來，这时降錯正站在門口。

“呵！降錯，我以为你已經回去了呢！剛才沒招呼你，到里边喝茶吧。”她还是平日那样的热情。

“不坐啦，我等着想和你商量一下这孩子治病的事哟！”降錯也笑着說。

“有話也得坐着說呀！”加芝一面向厨房走一面对他說。不久她拿出了一些吃食；并把上好的一分小心翼翼地送进經堂。接着她又拿出喇嘛給曲真吃的药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降錯

看見黑糊糊的一团，可能又是用香灰和酥油做的所謂“神藥”。加芝把那黑藥侍候曲真吃下后，才坐下來和降錯邊吃邊談，看樣子她象已經放下了一个很重的担子似的。

“加芝，曲真的病可不輕呵！我这么晚沒回去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哩。”降錯一开始就談着正經事。

“噢！原來是这个。喇嘛正午給打了一个卦，說是青年人不注意到处乱跑，又与解放軍搞些什么的，这下給鬼捏住了；要念十天經，才能治好。我已經給‘菩薩’許了油。剛才喇嘛還說我心誠，也許要不了几天就会好的。”她好象很有把握地說着。

“不。加芝！給孩子念經固然可以，就是怕万一不保險，还是請解放軍的‘門巴’看看穩当些。‘門巴’不是医好过很多病人嗎！况且他們對我們窮苦人是很关心的。处处都幫助我們。”……

“解放軍的‘門巴’只能治槍伤，象曲真的病，我看就是解放軍最好的‘門巴’也不能治好吧！你們記住：只有‘菩薩’才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。”喇嘛突然打断了降錯的話很肯定地插進來說。这使降錯感到很驚奇，喇嘛是啥时从經堂出來的。

“村里多少个久治不好的病，以前不知念了多少經，求了多少菩薩，还是好不了。但解放軍來后不是都治好了嗎，这不能說他們只能治槍伤吧！”降錯不服地反駁着。

“照降錯的說法，解放軍比菩薩还要强囉！今天正午我打的卦不是說得很清楚嗎，曲真的病正是这些天來和解放軍在一起修水溝，才被鬼捏住的。难道你們不知道：不信神的人，他們走到那里鬼就会跟到那里的。誰要与他們接近，鬼就要害誰。如今降錯还要讓解放軍給她看病！”喇嘛突然把嗓音提高了并帶一种輕蔑的口吻。“哼！加芝，我看曲真再要和解放軍在一

起就是再念經也救不了她囉！”

頓時，一種使人窒息的气氛籠罩了整个屋子，大家都沉默着……。

清晨，風虽然沒有停，但比起昨天來却小多了。降錯吃过早飯還沒到渡口，好象有一种責任感似的推动着他徑直向曲真家走去。一走攏就迎面碰着了加芝，还未等她开口，他就急促的問道：“孩子夜來怎么样？”

“孩子嗎！好象比昨天吐得更凶了，光要水但又不喝，老是翻來复去的。”加芝顯得十分不安地說。降錯赶忙走到曲真身边，只見她臉色青黃，咀皮裂了，呼吸也顯得困难。剛一湊近窗口，不禁使他吃了一驚，曲真吐的是什麼？紅中帶黑，既不是飯又不是水。一个不祥的預兆冲击着他，使他有些顫抖起來。但又有一种強烈的、要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的力量鼓動着他。一刻也不能停留了。降錯猛然轉向加芝果斷地說了声：

“我去請解放軍‘門巴’來，”再也顧不得听她的意見，他一直朝着解放軍的駐地“压公家”跑去。

一个大約卅歲左右的解放軍医生接待了他。这个軍医胸前吊着一个口罩，个子高高的，戴着一頂白帽子，穿着白罩衫，大家都称呼他为張医生。“通司”（注四）把降錯說的話翻給他听了，張医生立即叫降錯帶他到曲真家去。赶到时，加芝突然看見降錯帶着个解放軍和通司進來，顯得有点驚異，她不断地望着喇嘛。張医生走到曲真的睡处戴上口罩，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听診器挂在耳朵上开始診斷。降錯隨即湊近曲真說：“孩子，这是解放軍的張医生給你看病呢！”曲真听见說話声，微微睜开她那双失神的眼睛向周圍望了一下，旋即又閉上了。这时，喇嘛虽也帶着十分憎恨的眼光站在旁边，却又無可奈

何。診斷繼續着。張醫生听了一陣，又從身上拿出一個不長的玻璃棒，甩了兩下放進了曲真的口里，他對通司說了几句，通司說：

“張醫生問：曲真除了嘔吐還有別的什麼現象沒有？比如肚子疼不疼？”

“才開始她光叫肚子疼，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反倒沒叫了；昨晚又光要水，要來又不喝，我們請喇嘛寺的給她念了經……”

“張醫生問孩子的病，誰問你念經來！”降錯見她扯到念經的事就打斷了她的話。

“張醫生，加芝說她女兒先叫肚子疼，後來又不叫了。依我看准是病重的緣故，說不出來。”通司把降錯的話翻給了張醫生听，只見醫生不住的點頭。

“張醫生說曲真的病非常危險，要立即動手術。”通司剛對他們說完這句話時，張醫生不知又給他說了什麼。加芝听見要動手術，便看了看降錯，好象有些害怕似的。通司又接着說：

“病有多久了，怎麼也不早點來說？張醫生說如果再遲一些時候，那就沒辦法了。你們快幫曲真收拾一下，我馬上去叫人來抬。”

降錯在離渡口不遠的地方望望，似乎渡口上還沒有人，他心想：总算沒耽誤別人過江，於是長長地出了一口氣，腳步隨着也放慢了。就在這時，他再仔細一看，好象又有個人坐在船上，因為江水反射出強烈的陽光看不清楚。走近後，才看出原來就是給曲真念經的那個喇嘛。只見他哭喪着臉悶聲悶氣的坐在那里，一動也不動。降錯心里想：原來是個“泥菩薩”。渡過江後，這個喇嘛比誰都顯得匆忙，就象只陰暗處的耗子，生

怕見太陽似的，驚慌地鑽入了江岸土坡的后面。

太陽已經偏西了，登珠慌忙的跑了來，降錯以为又發生了什么事。

“大叔，曲真她……”登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曲真怎么样了？降錯一屁股坐在船板上，半天沒說出一句話。登珠見他神色不对，忙說：

“大叔，你怎么啦？曲真剛动过手術，阿媽叫我告訴你，看样子比以前好多了。”

“我的天呵！你这个冒失鬼差点沒要了我的老命。”定了一下神后，他才說：

“既然比以前好多了，你为啥这样大驚小怪的？”

登珠見他平靜了，才笑着回答說：



“大叔，我心里高兴嘛！”

“那你快說，后來怎么样？曲真現在在什么地方？”登珠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繼續說：

“剛才通司告訴我們曲真害的是什麼“腸梗阻”。由于時間拖延過久，病勢危急。醫生說要先輸血然後才能動手術……”

“輸血，輸什麼血？”還未等他說完，降錯就驚奇地問。

“是这样的：在通司與我們說話時，來了十多個解放軍，開始我們都有些莫名其妙，后來看見只剩下四個人，一個個伸出胳膊，醫生在每個人的胳膊上面抽了一針血，合起來有半瓶的樣子，送到了曲真那兒。”……登珠又發現降錯的注意力不象開始那樣集中，他停了下來。因為降錯在想着輸血的事。

“四個解放軍，為了救一個普通的藏族姑娘，他們連自己身上的血都獻出來了！這種對藏族人民無微不至的關懷，就是我們的‘菩薩’又那能比得上呵！但那個怕陽光的‘泥菩薩’說的：‘沒有菩薩就一切都沒有了。’真是胡說八道，來吓唬我們窮苦人。”降錯又不禁好笑起來。

“解放軍真是我們的活菩薩！”他情不自禁地說。“后來呢？”

“后來，手術做完了，他們抬着曲真往外走，我很想問問她；可惜她閉着眼睛象睡着了。但從她的臉色上可以看出比昨天好多了，咀邊象還帶着一絲微笑。我和阿媽把她送到另一間房子。阿媽怕你着急才叫我跑來說的。”聽到這裡，降錯的心放下了，幾天來的憂愁也一下丟得干干淨淨。登珠也越說越高興。

“大叔，那天我也有些不願讓解放軍治病。看來，若依了我們，說不定曲真還會出什麼意外的呢！”說着，他竟有些氣憤起來了。”都是我們以前受了那些反動喇嘛的騙。他們胡說

什么汉人、解放軍对我们藏族人民不好……”

登珠的老毛病又来了。他的性格是谁要骗了他，当他明白过来以后，他简直要把骗人的家伙痛痛地打上一顿，甚至砸他个粉碎。降错还想再说几句，因为来了几个过江的，登珠也就回村去了。

太阳刚刚下山，一收工降错就跑回村子了。连饭也没吃，他赶忙往曲真处跑，一进门正好碰上通司。通司笑着说：

“你老人家来了。快进去看吧！曲真的阿妈也刚来。”

跟着通司往里走，加芝、登珠都迎了上来，感激的好象病是降错治好的一样。加芝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快来吧！孩子刚才还问你呢！”

走到曲真身旁一看，他真高兴，完全和昨天成了两个人；尽管她的头发是那样的松乱，但从脸上可以看出已经好多了。他握着她的手问道：

“孩子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好多了，大叔。是解放军给我治好的！”曲真慢慢地回答着，她那双大眼睛中顿时闪现出充满感激的晶莹的泪花。

是解放军治好的。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救活了一个普通的藏族姑娘。随着感情的激动，一股难以压抑的热泪顿时也涌出了降错的眼眶，他擦了下眼睛带着庄严的神情说：

“记住！孩子，永远地记住是谁救活了你。是解放军，是毛主席的队伍，也就是当年的红军呵！”

“最长的流水是金江，
最美的泉水在山上。
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
恩情长似金沙江。”

.....

这清脆婉轉的歌声，經常迴蕩在高山和深谷，它帶着濃厚的感激心情和崇高的敬意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解放軍。

注一、“門巴”藏語即医生。

注二、藏民无姓，但有房名，其意与汉族的姓相同。

注三、是一种人工織成的羊毛衣服，可用作当被盖。

注四、“通司”是藏語，即翻譯。